



逆流的日子

胡军





逆流的日子

胡風

群理社

逆流的日子

著者：

胡風

出版者：

莽望社

代發行：

生活書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一九四七年三月滬初版（一——二〇〇〇）

## 序

這一本所包括的是從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六春初我離開重慶爲止的這一段時間。

在這一段時間的路程上面，抗日民族戰爭底勝利不用說是一個峯迴路轉的急彎，過去被遮在彎底那一面，未來展開在彎底這一面，在特定的意義上把歷史分成了兩個階段。然而，這兩個階段不但沒有被截然地切斷，在中國人民底基本的戰鬥要求上依然繼續着一脈相承的特點。在一年半以上的前一階段裏面，中國人民經驗了慢性的苦惱，也執行了艱苦的搏鬥；在半年左右的後一階段裏面，中國人民在興奮裏面感到了憂慮，也在警覺裏面堅持着搏鬥。苦惱什麼？苦惱着將要到來的勝利不能是真正的勝利，苦惱着民族解放應以人民解放爲真實內容的這神聖任

務正受着極大的妨害。在這樣情形下面所執行的搏鬥是非常偉大但也非常艱苦的。憂慮什麼？憂慮着勝利底果實不能爲人民所有，因而也就不能成爲真正的勝利，憂慮着沒有在決定的意義上以人民解放爲真實內容的民族解放將會落空，因而以民族解放爲同義內容的人民解放又得走上一段艱苦的道路。在這樣情形下面所堅持的搏鬥是非常英斷但也非常迫急的。但不管這兩個階段的戰略形勢有着怎樣的不同，造成這兩個階段的戰略形勢的卻有着一個共同的成因：封建買辦階級所造成的政治逆流背叛了民族戰爭底神聖使命，保護了甚至培養了封建罪惡，妨礙了甚至殘害了人民力量，先是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是完全在中國人民底手裏潰敗，後是勾引着美國帝國主義者底侵略力量排山倒海而來，把中華民族重新陷進了殖民地的地位。

在這樣的日子裏面，文藝本應該是爲人民代言，向着逆流底胸體刺擊的武器，然而，由於沉重的壓力和焦躁的不安，再加上幾年以來一直發展着的文藝思想本

身底混亂，這時候就在窒息似的苦惱裏面呈現着無力。汩濫着的是虛偽的聲音，空洞的叫喊，冷淡的形象，以至腐爛的采色，新文藝底熱情的戰鬥的傳統精神就臨到了致命的考驗，不得不在內外敵對力量底壓迫下面困苦萬狀地爭取自己的生存。文藝在自己的陣營裏面也經驗着一種逆流底襲擊，這襲擊正是和那大的逆流緊緊地互相呼應的。

但當然，猶如人民底力量始終在堅持，在成長，爲民主的鬭爭開始在生長，在擴張，文藝底戰鬥的有生力量也是一直在開拓着自己的道路的。不過，在這個舊中國的文化生活裏面，有如寒夜裏的焚火，濃霧裏的遠燈，它底光受到了湮濛，它底熱受到了侵散，因而還不能夠形成突出重圍的大力。

這就急迫地要求着戰鬥，急迫地要求着首先「整肅」自己的隊伍，使文藝成爲能夠有武器性能的武器。有武器性能的武器纔能夠執行血肉的鬭爭，是血肉的鬭爭纔能夠和廣大人民底血肉的鬭爭匯合，使廣大人民底血肉的鬭爭前進，削弱

以至擊潰那個大逆流底攻勢。

然而，說來慚愧，在兩年多的時間裏面，我祇留下了這麼一帖紙。是真的戰鬪者，遭遇愈困難當是戰意愈酣，戰術愈巧的，因而，回想起這一帖紙所經歷的那一段時間裏面，雖然被審查老爺們底草菅人命的大剪刀所威嚇，被士紳們底彼此彼此的秩序所厭惡，被市繪們底打夥求財的「陣線」所暗刺，但同時不也應該回想起自己的懈怠和無力麼？猶如願意欺騙者還不是絕對不能夠欺騙一樣，願意苟安者也還是能夠苟安的，這正是這個舊中國底可恥的特色。

也是由於這個可恥的特色，我還敢於把從剪刀、厭惡、暗刺下面偷生過來的這一帖紙送給讀者。這裏面的一些微弱的感受和微弱的追求，雖然是從那一段腐爛的時間底腐爛的現實發生出來的，但我相信，它們不但還可以適用到現在，而且還可以適用到將來，甚至是並非太近的將來。

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夜，記於上海蛇窟。

胡風

# 目次

## I

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	一
置身在爲民主的鬭爭裏面·····	一九
從冬天想起的·····	三〇

## II

人生·文藝·文藝批評·····	三七
答文藝問題上的若干質疑·····	四九



天才…………… 六二

III

A·P·契訶夫斷片…………… 六五

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道路…………… 九九

向羅曼·羅蘭致敬…………… 一二一

羅曼·羅蘭斷片…………… 一二七

IV

我與老舍…………… 一三七

青春底詩…………… 一四五

V

關於『善意的第三人』……………一五

關於結算過去……………一六〇

寫於不安的城……………一六五

VI

元旦三願……………一七三

空洞的話……………一七六

代替慶祝的話……………一七九

附錄

『希望』編後記（一——四）……………一八五

後記……………一〇一

## 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

——爲文協理事會起草，在第六屆年會上宣讀的論文。

一

六屆年會上宣讀的論文。

文藝工作底發展有前提的和本身的這兩方面的內容，前者是抗戰情勢底發展，社會生活底發展，後者是文藝家實踐的精神狀態底發展，創作方法底發展。

抗戰，當它爆發的時候，是把全民族掀動了的事件，把全國人民投進了大的興奮里面的事件。全民族的苦悶消除了，全民族的期待實現了，全民族的潛力躍動了。這里面，苦悶得最深、期待得最切的、敏感的文藝家以及知識人，好像鐵屑底對於磁石，各各在自己的路徑上，自己的強度上奔向了一個總的方向。文藝家在社會里面行動，文藝界是一條戰線，於是在總的方向下面團結了，文藝家在創作里面追求，作品是一種武器，於是爲着總的方向動員了。

這時候的創作特徵，就一般的情形說，主要地表現在主觀精神底高揚和客觀精神底泛濫分離地同時發展這一點上。

文藝家和這偉大的事件相碰，他底精神立刻興奮起來，燃燒起來，感到擁抱了整個時代的沈醉。他把自己的心情塗遍了外界事物，覺得一切在他底眼前變了形，於是狂熱地吐出他底感激，他底歡喜，他底希望，好像能夠使整個世界隨着他底慾求運轉。在主觀精神底這樣的高揚里面，現實生活底具體的內容就不容易走進，甚

至連影子都無從找到。

文藝家和這偉大的事件相碰，他底精神立刻興奮起來，燃燒起來，感到時代要求一下子把他吞沒了進去，使他達到了一種無我狀態的安慰，覺得個人的主觀精神性格再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於是，飛來了種種的政治號召，他立刻被這些號召本身吸住了，覺得每一個號召本身都是抗戰內容底全部，變成了它們底直接的傳佈者沒有想到政治號召應該通過他底主觀的認識或主觀的溶合而取得更深的內容，更豐富的生命。於是，由狹小的停滯的生活圈子突然走到了廣大的轟動的抗戰環境，被各種各樣的生活事件驚覺了，在每一個由抗戰引起的生活事件本身里面都能夠看出對於抗戰的重大的意義，變成了它們底直接的報導者，沒有想到生活事件應該通過他底主觀的追求或主觀的提高而取得更深廣的內容，更有思想力的生命。在客觀精神底這樣的泛濫里面，很難看到文藝家自己，很難看到文藝家自己的精神力量。

但到底是抗戰底童年時期，到底是童年時期底天真的心理狀態，這主觀精神正是由於客觀要求底發酵，這客觀精神正是由於主觀要求底變形，因而這兩種相反的傾向在當時不但沒有產生互相排斥的結果，反而現出了互相吸引的魅力。因為，在社會學的意義上說，都是真誠地爲了服務於抗戰，服務於人民，在藝術學的意義上說，都是把文藝創作底任務莊嚴地獻給了現實歷史底命令。

如果這兩種精神不是分離地，而是彼此融合，彼此滲透，一定能夠產生真的藝術生命；事實上，當時已有個別的作家做到了，現在正有少數的作家在艱苦地努力。如果生活在興奮的戰鬥和覺醒的人民里面，這兩種精神一定要彼此融合，彼此滲透的，只可惜我們遠在沉滯的後方，沒有感受的機會，也很難讀到可供考察的作品而已。

大約從武漢撤退開始，漸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時期。

這時候，『戰爭是長期的，』『戰爭過程是艱苦的，』才漸漸由理論的語言變成了生活的實感。人民底情緒一方面由興奮的狀態轉入了沉鍊的狀態，一方面由萬獨齊燃的狀態轉入了明暗不同的狀態。人民底意志一方面由勇往直前的狀態轉入了深入分析的狀態，一方面由在共同點上互相吸引的狀態轉入了在差異點上互相游離的狀態。戰爭已經由一時的興奮生活變為持續的日常生活了。

這在創作底發展上引起了怎樣的反應呢？

原來是使世界變形了的主觀精神，漸漸由自我燃燒狀態落向客觀對象，伸進客觀對象，開始要求和客觀對象的結合了。原來是無我狀態的客觀精神，漸漸開始要求主觀的認識作用，生活事件更強地更深地現出了在全體聯結上的潛在的內容，政治號召能夠成為認識複雜的現實生活以至歷史過去的引線了。這一方面走向主觀的分析、綜合能力底加強，一方面走向所注視的客觀對象底擴大，也就是主



觀精神和客觀精神的彼此融合，彼此滲透底一個現象。

於是，在各自的路徑，各自的強度上的文藝家底面貌明確地開始顯露了，各各想反映現實人生底來源去跡的構成性的作品一天比一天多地出現了。雖然是在萌芽的狀態里面，我們開始看到了現實主義的創作要求底多方面的發展現象。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換期，因為，在社會學的意義上說，思想力的要求正在發育，可以成長起來也可以萎縮下去，在藝術學的意義上說，美感的性格正在形成，可以走向病態也可以走向健康。

從可能性上看，對於創作發展底這個過程，抗戰底現實不但提出了誠摯的要求，而且也提供了有利的基礎。文藝家和他生活在那里面的民族的現實，經過了大的興奮，大的鍛鍊，現在正在經驗着大的鍛鍊，大的追求，應該能夠有主觀精神（創造力量）底更堅強，更沉鍊，應該能夠有急激變動着的客觀現實（創造對象）底更深廣，更豐饒，應該能夠有創造力量和創造對象的更高的結合。實際上，這一個可